#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義門讀書記卷二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貢生臣戈珽模

# 義門讀書記卷二十六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 三國志 魏志

武帝紀養子嵩嗣　注採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子按夏侯惇之子楙尚清河公主淵子衡亦娶曹氏則謂嵩夏侯氏子者敵國傳聞蓋不足信

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

欲以脅太后　注魏書曰太祖聞而笑之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按此注乃事後虛詞掠美厥祖何人斥言閹豎

初平元年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至以順誅逆可立定也　此項羽戰河北高祖西入關之勢也卓兵方盛未挫于外故堅壁勿戰待内釁作而後乘之

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為帝太祖拒之　以弑君討卓無故又改立君是二卓也

注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虞在幽州故曰北面長安為
行在所故曰西向
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座中舉向其肘　注魏書曰
紹復使人説太祖曰今袁公勢盛兵强二子已長天下
群英孰踰于此按紹此時僅為一郡守并未得韓馥讓
州未應意盛若此
三年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
毒聞之棄武陽還　烏巢之役袁氏之謀畧同而成敗

異焉故用兵貴知彼已也

青州黄巾衆百萬入兖州至果爲所殺　光武擊銅馬于鄡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輙擊取之絶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此成敗之可參質者也　明李與流賊相持者皆不知此謀督促出戰遂皆爲劉岱之續

四年太祖擊詳術救之至又追之至九江　外爲紹用實所以保據兖州也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至所過多所殘戮　以報
讐興師實志在并兼所過殺戮所以不能定徐
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　所收黃巾精
鋭尚未習練猝遇勍騎則偏敗衆携先犯之者由宮邈
素知虛實也
二年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　注魏書云
云按布蓋使人蹋伏見無兵乃復來操豫料其然設伏
以待布兵見衆隄者猝起出不意奪氣遂爲所敗也

建安元年冬十月公征奉　自爲大將軍後始稱公盖
天子三公稱公也
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　注魏書云云按議
始祗浩成之者峻淵不憂運饋則可與賊持久伺變施
巧勝算常在我矣
三年初公爲兖州以東平畢諶爲别駕至以爲魯相
孟德待畢諶尚爾况昭烈之于元直乎
四年初公舉种孝廉至釋其縛而用之　釋畢諶魏种

而用之皆假以懷四方之士于時宿儒世胄大抵在河北漢南也評所謂矯情任算不念舊惡指此類

使臧霸等入青州　入青州者擾紹之左以分其兵

十二月公軍官渡　裴松之北征記曰中牟臺下臨汴水是爲官渡袁紹曹操壘尚存焉在今鄭州中牟縣北

五年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　備有雄才加之宗室如與紹連兵備必襲許以迎天子衆心歸仰操事去矣故不得不急破之也

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　上固云分營與相當矣則此但指自將之親兵也然亦必有一二萬人云不滿萬則非其實

大破瓊等皆斬之　注採曹瞞傳曰公意欲不殺按靈帝時瓊為左軍校尉與魏武皆西園八校尉之一故欲活之

六年九月公還許　紹地廣衆盛謀議之士附者尚多其兵雖破未可取也故歸許以養威俟釁且以其間剪

劉備復起之勢得以全力徐收河北莫能牽制耳

八年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始猶爲合故多寛假至此乃議罰爲立國經久之計

九年武安長尹楷屯毛城　至尚將沮鵠守邯鄲又擊拔之　破楷則高幹并州之援北斷拔邯鄲則袁熙幽州之援東絶擊楷自將者運道不通則堅城大衆有自潰之勢所係尤大也

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

庶可以濟乎　綌見光武資河北以定海内故圖據之

十二年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

次受封　封功臣乃徐議自尊矣

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劉表　注㨿皇甫謐逸士傳天

下將亂爲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按歴世持權賔客翕習

其人又小有才鮮不爲亂者二表即前漢之王氏也

益州收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　時操駸駸有取蜀

之機

十四年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　由此淮南爲重鎮

十五年春下令　注操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巳亥令遂平天下按孫劉方睦而云遂平天下葢其器限之也史家評操攻伐自克紹而止譏過此即鼎足虎爭非復所能戡定矣

注以及子植兄弟　此子植植字乃子桓傳寫之訛對臣下不以稱子之字爲嫌觀陳思王傳注中所載諸令

屢稱子建則此爲子桓决也

十六年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

弱者出戰强者繼之其挑戰者乃遊軍也

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 關中定而後魏公九錫之事成矣 魏公之命及丕禪受之際但錄冊書而不著其僞讓承祚之徵詞所以殊於他史者也 曷辭可以削畧注復載勸進牋不亦贅乎

初置尚書侍中六卿　注採魏氏春秋云云按此魏國之官

十九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至士有偏短庸可廢乎　如此則所得者不過從亂如歸之徒雖取濟一時東漢二百年之善俗俄焉盡矣由此篡亂相循神州左衽豈非中國禮教信義爲操所斲喪而然耶

二十年賊見大軍退其守備解散至巴漢皆降　操誠善兵以諸傳考之獨此役幸成非實錄

二十一年三月壬寅公親耕籍田　注魏書云云春祠令講武奏儼然以天子議禮自處矣

二十四年夏五月引軍還長安　朱温末路大敗於李存勗後嗣彌以不振乃知操之斂軍而退爲善持盈也

冬十月王軍摩陂　陸機弔魏武帝文云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雖光昭於曩載將税駕乎此年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詠歸塗以反斾登崤

涸而竭來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覩此則操實以西行不得志而發病及襄樊圍急狼狽還救偃息不遑登頓而死史不盡書耳當以武侯正議參證

二十五年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至無藏金玉珍寶

陸機弔文載遺令有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注中亦宜補見

評

評無溢美妝絡四州之後不復能有爲此志所以不得不並列三國也

文帝紀建安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　注採魏書云云

此與朱建平事相類或所傳異也

庚午大將軍夏侯惇薨　注孫盛曰在禮天子哭同姓

於宗廟門之外哭於城門失其所也按魏未嘗以夏侯

爲同姓故與之婚姻孫盛所議非也

庚午遂南征　注採魏畧云云其言凡近無可採危于

累卵言之又過先王不稱爲德犯其所忌性之死非不

幸也其得禍尤酷者丕將行禪代之事而治兵以備非

常又欲飾其跡托之南征性不喻而贅言沮衆丕遂莫能容忍耳

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　注採太史丞許芝條魏代漢見讖緯于魏王又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按此可爲無堅冰二字之證

黄初二年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　自此遂無水旱劾三公之事然燮理之意微矣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蝕之　日食正朝應在䣊烈

伐吳喪敗

若限年然後取士　至到皆試用　左雄限年之法至此復變欲以誘進銳進之士壹志事已也

豈有七百里營　至此兵忌也　兵勢惡分敵乘其間則救禦難

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　四月癸巳漢昭烈皇帝崩

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　宋書五行傳云

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帝初即位自鄴遷洛營造宮室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常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禮終黄初不復還鄴而員丘方澤南北郊社稷等神位未有定所此其罰也按此可見魏氏禮制之缺不獨一事之徵附著之

評　倣漢武贊

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　注採典論帝自叙云云按觀其自叙所謂望之不似人君已

不堪張子布見況立石太學甚矣魏人之不知恥也

明帝紀太和三年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爲高皇后　與其追尊曹騰自實其爲贅閹乞養不如丕之殺于禮矣此自爲叙不能生子而以加隆所後之親爲後人勸與下七月詔書連類而觀可以得其情矣

青龍二年三月庚寅山陽公薨　山陽公薨書日　山陽以三月薨及秋而丞相亮適亦卒于渭濱天之于漢

數訖於是矣

三年是時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百姓失農時　諸葛既卒邊鄙不聳而叡遂恣淫荒矣孟子之論中人者不亦信乎

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　注採魏氏春秋云云按馬有七其宣景文武惠懷愍之祥乎

四年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　王肅爲祭酒

景初元年改太和歷曰景初歷　景初歷尚書郎楊偉

所造事詳宋書歷志曹魏有叅軍楊偉疑即斯人宋書又載黄初中太史丞韓翊嘗造黄初歷時陳群爲尚書令奏以爲是非得失當以一年决定今注家于群傳遺之楊偉歷施用暨於晉宋而名字翳然亦採掇之闕畧也

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　注漢晉春秋云云按金狄泣者叡死魏亡之妖也

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衆討遼東　注魏名

臣奏載散騎常侍何曾表云云按孔明歿而軍幾亂顛
考置副之義蓋老謀也
有彗星見張宿　其占與王莽地皇三年有星孛于張
同天將除曹氏矣
三年癸丑葬高平陵　注魏書曰自在東宫不交朝臣
不問政事唯潛思書籍而已按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此
不獨免于文德之譏亦萬古毓德潛邸正法也潛思書
籍事其遠者大者而不徒用資文藻則才識開益不待

接人臨事胸中自有權衡矣

三少帝紀齊王正始五年冬十一月癸卯詔祀故尚書令荀攸于太祖廟庭　注臣松之云云按遺郭嘉者亦以非魏臣也景元三年復祀嘉蓋司馬氏以厲其黨獨祀典章者加之死事也

八年尚書何晏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至爲萬世法　史家於平叔等既于曹爽傳中附見不能爲之平反特錄此奏於紀使百世下因其言而知其人不欲盡

沒其實於異同之口耳

嘉平元年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至語在爽傳　恭之殺賢懿之族爽皆稔知其中外殫徵猝起乘之

六年秋九月太后令曰至以避皇位　芳臨御數載非若昌邑始徵若果君德有闕播惡于衆師何難執以爲辭今稱太后之令發牀笫之私有以知其爲誣矣

高貴鄉公甘露元年春　注採魏氏春秋遂言帝王優

劣之差帝慕夏少康按言論之間慨慕少康則浇猹有在矣其亦機事不密之端乎

丙辰帝幸太學 陳氏詳書幸學問難于紀蓋亦深致嗟惜之意

二年詔吳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鎮軍將軍沙羨侯孫壹至事從豐厚 注臣松之云云按時淮南引吳爲援壹適來奔故司馬氏濫以爵寵之冀以招誘來者

五年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 公羊傳曰公薨

何以不地不忍言也書高貴鄉公卒其猶有良史之風歟抽戈犯蹕若直書之則反得以歸獄于成濟今公卒之下詳載詔表則其實自著而司馬氏之罪益無可逃所謂微而顯順而辨也史通論之蓋未識變例之深旨

沈業即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　觀此二語沈業方爲司馬借以自解于天下幾與成濟同戮矣

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璜嗣明帝後　以親疏論是時丕後尚有人璜爲宇之

子則操後也當時惟昭之指昭穆遠近莫敢議矣

陳留王景元元年故漢獻帝夫人節薨　高貴鄉公弑崩之事獻穆猶親見之常道鄉公薨于晉太安元年則又晉室大亂趙王倫盜簒反正之後也噫

臣等平議以爲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　章表稱臣于心有所不安不臣可也當更取北魏清河王事參之不至如周世宗之野差順耳

咸熙元年春正月行幸長安　郭太后在殯蓋墨縗而

出也

以司空王祥爲太尉　注採漢晉春秋云云按祥知拜之不可然其自處何以并在楊彪下也厥後馮道受郭威之拜復折而事周是以唯大節不可奪爲難

罷屯田官以均政役　法久漸敝當時罷之必有以也當合司馬芝傳參觀之

評仰遵前式至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評語可謂婉而婉矣

后妃傳武宣卞皇后尊后曰皇太后稱永壽宮　注採魏書云云按卞亦有權數若顯救植則外廷必有武姜叔段之議不以爲言而動以意或可爲耳

文德郭皇后遂勑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爲妾也　此時當別有科禁今不可考矣青龍中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奪以配戰士亦當緣此爲辭耳

后崩于許昌以終制營陵　注採魏畧云云按郭太后

歿其宗親恩禮無改故陳氏不取然毛后賜死曾猶遷
官曹氏之酷虐變詐難以常理推也
董卓傳公卿見卓謁拜車下　注採張璠漢紀云云按
注前所採山陽公載記之語尤近實觀義眞後此其氣
已衰未必能爲是言僅足以避兇人之鋒耳
袁紹傳高祖父安爲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
由是勢傾天下　注採魏書云云按游俠之歸必爲亂
首諸袁是已曹操所語王儁者上之人當圖之于未形

也儁事在武紀荆州平下

乃名董卓欲以脅太后　紹勸進名董卓爲謀不臧漢室破壞而袁宗先受其殃天下之罪魁也

時紹勸進便可于此決之　進意既同紹爲司隷乘讓忠之出選爪牙武吏執取渠魁盡之于獄反掌可以集事徒見王甫既誅陽球旋亦受禍欲措其身于萬全之地惟望進之早斷不敢自決耳

紹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兾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

爲帝　紹此舉更誤方起兵討卓以廢弑少帝爲辭乃欲尊立疏宗蹈其覆轍其後終以獻帝君臣之好不固狐疑未即奉迎曹操先之使號令爲他人所假不戰而成敗異勢矣

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　注採獻帝傳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按後之權衡不審爲此二語所誤者多矣

擊破瓚於易京并其衆　注採九州春秋曰紹延徵北

海鄭元而不禮按許靖猶當加禮況鄭康成乎

出長子譚爲青州沮授諫紹必爲禍始紹不聽　紹不從迎天子之謀所以先敗不聽出長子之諫所以速亡史家撮舉之乃一傳之綱也

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説紹襲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

若用田豐之言即使許不可拔而紹據臨大河以爭其北徐州出兵擾其東南過于彭越之在梁地操奔命不暇矣

注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故復援旗擐甲席捲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　李善文選注云紹征呂布諸史不載蓋史畧也

注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　天下之人豈可盡欺發遣之云徒爲操所嗤耳

注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至士民傷懐　此事不知信否文選注曹瞞傳云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寳天子聞之哀泣似緣此檄而實之者也

注加其細政苛慘至動足蹈機陷　此因其法令必行而動揺之

譚尚舉兵相攻　注引漢書春秋載審配獻書于譚曰先公謂將軍為兄子將軍謂先公為叔父按此二句則漢末稱本生父母之親不復係以父母之名矣

生禽配配聲氣壯烈至遂斬之　配於廢立之際從主于昏雖能死不得與沮授比

袁術傳南陽戸口數百萬至舍近交遠如此　二事亦

是撮舉其敗亡之由注採吳書云云按獻帝幼冲董卓擅命何可比于子胥術書雖非本旨於情理稍分明

曹將軍神武應期至信有徵矣　當時人心歸操其言至此早知其爲漢賊者不過數人而已

劉表傳　范書以表爲魯恭王之後而此注無聞焉

表雖遣使貢獻至表不聽　注採漢晉春秋云云按此曹操所謂乍前乍却以觀世事者也

南收零桂北據漢川　注採英雄記云云按喪亂中經

籍不遂泯絶實頼有此非可以表無遠畧嗤為不急

太祖與表紹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　表不助紹以綴操後則失合從之勢雖欲保江漢間其可得乎

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　注採漢晉春秋云云按人心旡解遣之必相率而潰將又凡材豈能徼一時之幸琮之勢比于張繡之素能拊循其衆者又已異矣徒爾覆宗不納為愈

呂布傳布覺其意從紹求去　注採英雄記云云按布是王官又除董卓故兖徐之士往往附之曹劉天下英雄然其始衆心未一者猶有擅相署置之嫌耳

張邈傳太祖曰布狠子野心　至拜登廣陵太守　據徐揚之中

陳登傳年三十九卒　安溪師謂元龍於昭烈一見傾心然登父子始終爲曹未爲知人使永厥年豈能自潔于漢魏之間乎按昭烈固嘗歸曹氏當其奉迎都許從

掃地赤立之中使天子復有尊安之勢天下顒顒孰不仰望及後乃知其志在自封耳使登尚在當胎烈復據徐州必戮力合規同奬王室或可不至失土北奔也惜其早殁不得與孔明李直並列季漢輔臣贊中決不隨公逹輩配食魏廟耳

臧洪傳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已用乃殺之　注採徐衆三國評爲洪計者云云按當時無他國可奔與袁曹不協者北有公孫與超鞭長

不及南則袁術方謀僭盜況身又爲紹所拘留哉惟有辭東郡之符退而耕野待如昭烈者起而事之報曹氏于後斯上策耳

公孫瓚傳及劉徙日南瓚具米肉于北芒上祭先人瓚既遂西人前世又非素官于朝何緣先墓乃在北芒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爲帝　因紹等之謬計亦即可見昭烈當日足以有爲但屬宗室自爲人所服從乃兩漢稍存封建之效也

注吳書曰是時有四星會于箕尾至文曰虞為天子四星會于箕尾昭烈起涿郡之祥虞為天子魏虞後也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舉火為應　注採獻帝春秋云云按更其書者所以謫瓚在昔袁周二十四字後漢書即作瓚與續書發端者近之非琳所更也

陶謙傳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　注採吳書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為公耶按漢末爭下士故謙得以行其意是歲謙病死　注採吳書云云按子布之筆未為奇傑

何以稱衡重之

張魯傳魯欲舉漢中降至太祖攻破之遂入蜀　注採魏名臣奏載楊暨表云云按此操不敢取蜀之實錄其後懲于夏侯授首亦無意復爭漢川也然持勝之道莫善于此

爲子彭祖取魯女魯薨謚之曰原侯子富嗣　注採魏畧時又有程銀侯選李堪云云按此屬皆大亂之時塢壁自保因爲雄長者也金末封建九公亦因而用之之

法力不能平反假以祿位使爲扞禦也

曹洪傳始洪家富而性吝嗇至乃得免官削爵土 按

楊沛傳此舉雖文帝不宏而洪舍客亦屢犯法與劉勳

並稱得罪亦由素不檢制其下也沛事在賈逵傳注中

曹休傳明帝即位進封長平侯 孫資别傳有文皇帝

晏駕陛下即阼猶有曹休外内之望云云按明帝與休

無間知資别傳爲妄

曹真傳真以蜀連出侵邊境至詔真還軍 内審已外

量敵于時豈能必取而數道興師子丹此舉幾于敗國喪名貽伯嗣事于蜀遂爲結怨天下之始亦儌倖之餘殃也

爽齊王即位加爽侍中至贊拜不名　爽名位素輕忽膺重寄不勞謙以先天下而偃然輒當殊禮有以知其必敗矣

注魏書曰其以太尉爲太傅　兼大司馬則懿猶典兵但崇以太傅虛名所爲實奪之權也

颺等欲令爽立威名于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　曹爽諸葛恪皆以輕舉喪功結怨于民無懷之者遂以致敗後之輔幼主者苟才德不如孔明且務法子孟之休息哉

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至遂出屯洛水浮橋　昭伯兄弟專政九年乃及禍敗宣王舉事固非聊爾一擲也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説爽使早自歸罪　是役舊德如蔣濟人望如陳許皆爲仲達所欺

晏　注採魏末傳晏母歸藏其子王宫中云云按據此則平叔蓋尚有後但亦出魏末傳恐虚妄耳費文偉甲乙論云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雖曰敵國傳聞然以彼爲可信

夏侯尚傳子元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　清教謂中正審選謂臺閣

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叅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　前代吏部用人畧得此意雖不設中正

猶參取鄉評也

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　此議古今可以通行但吳蜀未一各置重鎮郡守之權不得不有所統又其人素貴驟與令長等列雖爵命不齊必以失權爲恨猶當徐俟混一乃議之也

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至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　此謂刺史之典郡書佐

秦時無刺史至其後轉更為官司耳　懿之意蓋謂無

變官制但刺史所察止于六條循漢之初意則亦無重

累之患郡守以總率令長古有監牧亦不可盡去也

今公侯命世作宰至竊未喻焉　公侯謂懿三公封侯

故兼稱之　于時懿方營立私門日暮倒行何暇經遠

如清教審選各不相涉而仍互相形檢此反掌可行而

亦不能有改有以知其志不在公矣

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　真嘗建議伐蜀而無功淵被

殺于陽平二子所以共興是役也然不料劉葛之澤尚存賢才未盡君臣無釁守備甚設豈可倖其有功哉年少浮華未練于事無端輕舉遂爲國家之憂悲夫

元格量宏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注採魏氏春秋元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按以三少帝紀證之文王于時爲安東將軍亦非衛將軍也

清河王經　注採晉武帝太始元年詔云云按此詔可見因沈業申意之言亦誣

荀彧傳今東方皆以收麥至未戰而自困耳　如此論事表裏皆見信乎其爲留侯之亞

夫事固有棄彼取此者至不患本之不固可也　如昭烈之取益州亦是此意

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詞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于常　此書即陳琳所作檄豫州將校文也操陽怒以激其士卒耳

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

必爲變　此孔明所以優假孝直也

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　時所在屯田積穀猶患糧少況仰給桑椹虜掠田野者宜其一敗之後不能再舉也

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　至此社稷長久之利也　既當時務之要而修復舊京之語亦猶乃心王室

太祖將伐劉表　注採或别傳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刋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真並

隆禮學漸敦教化則王道兩濟按不及時圖之則宿儒老生日就衰落後生一失派别則聖籍湮微復尋其緒為力甚難此荀令君所以汲汲于兩濟也
荀攸傳攸深密有知防至莫知其所言　攸後陵夷豈以陰謀故耶
賈詡傳　注採九州春秋屠三十六萬方按萬字衍因下方字而妄增加也
注引九州春秋及英雄記云云　人心未忘漢而擁兵

作逆必且變生麾下身膏齊斧以膺禍始之罰使嵩聽之則董卓之前驅耳忠導人作賊卒爲賊所迫脅憤慨而死其氣燄有以取之矣

傕乃西攻長安　注松之云云按詡凉州人爲此救死當咎王允不得獨恨詡也

明公昔破袁氏至太祖不從軍遂無利　譚尚兄弟三駕而後克順江東下顧易了若是乎從賈言而以爲後圖養威持勝之善謀也

注臣松之以爲謝之此謀至稽服之可期　孫權自赤壁之勝始能立國前此荆人何憚之有　買言未可非然使劉琦倚仗昭烈收父故地荆州猶必旋得而復失固無暇遽望江東之稽服耳

用軍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　良平不易斯言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至未能充其志也　謂如魏武者豈能終爲純臣恨文若辨之不早有王佐之才而必欲

自見遂不暇於擇主不如孔明潛見皆合龍德

田疇傳遼東斬送袁尚首至乃往弔祭　注臣松之云按疇自報烏丸耳

邴原傳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　注採原别傳是時海内清議云青州有邴鄭之學按鄭公業亦以鄭邴並言非家傳妄相推高之語

注其不來者惟有邴祭酒耳至謁訖而出　如此張弛則無損大節而仍得謙以受福之道矣

管寧傳王烈者字彥方　本爲彥考後漢書注可据方字寡學者所定也北宋本正作考

崔琰傳鄉移爲正　此正疑即正卒羨卒之正

時未立太子至琰以死守之　以密函下訪乃露板以答非所以處骨肉之間季珪之禍實萌于此

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　注採續漢書恃曰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按長大失學故無奇融此對却輕薄

注張璠漢紀常嘆曰坐上客常滿罇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處亂世遇多忌二語有一于此殺身有餘矣

何夔傳以爲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至各任其責核之鄉閭時方草創不易行也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則無施不可

然于節儉之世最爲豪汰　孝先清恪叔龍豪汰而相與爲友古人所重在大節奉已之奢儉不以相非也叔龍汰侈潁考濟之貽謀一謬子孫卒受其敗不可以

不戒

鮑勛傳文帝將出遊獵至請有司議罷以清皇朝　勛語殊壯但丕聞諒陰之語漠無所動毀表行獵復問其樂何如八音心已死矣又何可與言哉亮有餘而識不足又君子所惜也

司馬芝傳自黄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

黄初中屯田之制已壞可嘆

鍾繇傳　注採先賢行狀少府李膺常宗此三人至復

以膺妹妻之按李膺之妹嫁姑之子則中外連姻自古不爲非也

其後河東衛固作亂　注採魏畧謹按侍中守司隷校尉東武亭侯鍾繇　至伏須罪誅按此當日自劾之體

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宫割者　注採袁宏議云云按宏議浮泛

毓許昌偪狹于城南以氊爲殿　百年爲戎氊殿兆之

華歆傳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

上賔之禮　注採胡冲呉歷云云按伯符之致敬子魚猶孔明之待文休風氣所趨雖英賢亦因時以答輿望而已

及踐阼改爲司徒　注採華嶠譜叙歆以形色忤時徙爲司徒而不進爵按此華嶠之飾詞歆不恥爲魏相國又何忤哉發壁牽后誰所爲也

公卿嘗並賜没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　注採孫盛云云按孫論似高而遠于情

王朗傳及文帝踐阼改爲司空　注採魏名臣奏載朗節省奏云云按數行中西京經費如指掌不過漢書表志精熟也

黄初中鵜鶘集靈芝池至位次三公　歆薦寗朗薦彪徒欲汙染遺逸以分損謗議又何能荅曹人之刺乎

百姓萬民莫不欣欣　此亦以百姓爲百官族姓故與萬民相屬言之

肅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至公卿尚書各以事進　肅

此奏欲漸革政歸臺閣之弊乃當日之急務又欲轉移無迹故但以復五日一朝之儀各以事進爲言蓋臨朝奏事面取裁決則尚書不得專執大柄可否任心矣則皇是其差輕者也　注採孫盛語及臣松之云云按肅之說出于蔡雝然秦尊莊襄王爲太上皇漢沿其名未必爲其貴而無位高而無民也

漢武帝聞其述史記至而不在于史遷也　子邕此對本之衛敬仲與班氏所記不同敬仲所紀非實于時主

則爲善對

大司農宏農董遇等　注採魏畧云云按宏農雖未踰年然嘗北面臣之則故君也遇謂不應謁者非

評劉實以爲肅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已　去其好下佞已之病則肅可以無譏矣

程昱傳夫衣紹據燕趙之地至霸王之業可成也　昱等計謀皆啟孟德姦心者與文若須分别觀之

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説太祖殺備太祖不聽　觀

荀文若豈不識元德者哉而不聞有郭嘉程昱之策文若乃心不爲操可知矣

論者以爲孫權必殺備　論者徒見二袁公孫前事乃自表歸兵闔門不出至太祖賜待益厚　歸兵闔門告者安能入哉

曉於是遂罷校事官　罷之是也然當時實以師方擅朝不欲有譏訶之人故曉言得伸

郭嘉傳或薦嘉名見論天下事　注採傅子云云按與

荀文若語少有異同或附會也

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孟德追惜奉孝而諸葛亦思孝直帷幄之助不可或失其人雖英雄必資群策也

董昭傳後昭建議宜修古建封五等至不敢不陳　昭自顧才謀非荀郭之儔遂首為諂邪以媚于操時操勢已成故不為耿苞耳

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至必不速退　倘權計未就樊守已下關遂長驅則許洛危解呂蒙亦沮矣昭可謂慮

之周也

劉曄傳曄覩漢室漸微已為支屬不欲擁兵　此時曹氏代漢之勢未成以支屬不欲擁兵乃曄後來飾詞

上繚宗民數欺下國　此宗民亦是賨賊即當時山越也

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至無不克也　劉氏必死之戰得蜀雖新已能用其豪傑憑險相持非若張魯未遇大敵小小利鈍可恐而走也瞻奈何以料陳策者料蜀士

大夫乎

今不取必爲後憂太祖不從　魏武用兵必圖萬全蜀漢險峻豈肯懸軍深入若身駐漢中遣將攻備則素非其敵往遺之禽徒損威重故不爲也

注傳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至未可擊也　一日數驚震鄰之勢有所必然彼懼我驕敗徵在我先動則又爲烏林之覆轍矣操之不從是量彼已而全其力以俟時者也勸丕伐吳則瞢近是

可因其窮襲而取之　注採傳子云云按瞪計得矣然蜀得其外乃上游形勝彼以漢之宗支新破一國天下震動名我爲賊若天假之年丕豈其敵乎故董昭以兩敝爲長策也若丕之言乃是下愚彼謂疑天下欲來者心吳外惟蜀又以誰疑如占夢耳

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至未有進退也　此言非知兵見事深知彼已不能如此其審

有間爲大鴻臚　注採傳子瞪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按

睚好持兩端而言不由衷所以任術取敗若進謀決策誠當徐俟其機固陵始議韓彭地復道方圖雍齒封此固知言者也

注諺曰巧作不如拙誠信矣至豈不惜哉　爲帷幄之臣本之以忠信持之以慎密則無敗矣若窺伺機詐未有令終者也韓非爲説難而不能自脫誠未至猶未有能動者也况以術哉徒歸于一步不可行而已

蔣濟傳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池中　分當作扶

問切自料大半如此也通鑑注作分半船誤

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 至莫適以聞 蔣濟此疏係國安危信公才也使能用之則孫資劉放安得于彌留之際易置顧托大臣使祚移金行哉 此疏萬古英主藥石不專一時之務

今雖有十二州至于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 葛相不死魏必可滅蓋以此也

敝𧻓之民 𧻓居胃切力乏也

劉放傳尋更見放資曰我自名太尉至帝獨名爽與放資俱受詔命　疾病則亂數語中足以見放資之弄權敗國矣晉初修史故其辭也微　曰獨名則并詔之眞僞不可知矣

注世語曰放資久典機任至故勸帝名宣王　不容

注肇出纂見驚曰上不安云何悉共出　曹肇曹爽皆以俱出而敗

抑辛毗而助王思　王思在梁習傳

劉馥傳馥子靖　靖字文恭見水經注第十四卷中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至有馥遺風　以失其事實故採此書靖爲治亦杜畿之亞矣

靖以爲經常之大法至屯據險要　其先見在江統之前

又廣修戾渠陵大堨水　水經注作戾陵堨車箱渠其元康中所立碑宜補錄以廣世期之闕

司馬朗傳朗以爲天下土崩之勢至宜及此時復之

伯達前一條所以救建武之後盡罷郡國都尉官一變西京舊制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廢立秋講肄課試之禮馴至三十六方同日並起天下土崩也後一條則奪累世之業王莽慕古制而失其宜及亂後而復世祖懲近謬而失其會適在此時然曹氏無遠見創制經久故口分世業反有待于拓跋之據中原也

張既傳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

中至出居扶風天水界　江統徙戎論云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蓋指此事當日操所以使劉氏無所資以北伐者不但空漢中之地而已　統徙戎之計亦即祖既語而反用之

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誅　注採魏畧緝云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欲不死可得乎按料愘實刺師也欲免難矣

任峻傳羽林監頴川棗祗建置屯田　注採魏武故事

載令云云按祇議即龍子貢助之說也魏人屯田之制賴此令而存

杜畿傳會白騎攻東垣　龐德傳云張白騎叛于宏農白騎即上張晟耶後漢書朱儁傳自黃巾賊後復有張白騎之徒並起山谷騎白馬者爲張白騎

恕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至此古今之所常患也　何不削罯冗長使就簡當讀之易起人意乎于此思班孟堅

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　其論則高然考課者所以待中材凡士亦不可廢也

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至誠不可以怠也

恕言甚煩長不能自達其意泰初亦然

出爲宏農太守　注採魏畧以孟康代恕爲宏農按此孟康即注漢書者顏師古曰安平廣宗人

鄭渾傳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　注採張璠漢紀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按後漢書作與何顒荀攸共謀

誅卓爲得其實

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　用此法則無兵而有兵矣文公固善權變

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至以發姦者　此非俗吏所知安農息盗皆在移居法中勤稼穡明法令是目

倉慈傳慈躬往省閱至曾不滿十人　治邊郡固宜寛簡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大守陳國吳瓘至咸爲良二千

石　無政可以垂範後來附見其名爲已足矣近代紛煩立傳亦何知體要

張樂于張徐傳　此與下卷序魏諸將但以注記所載稍襲其畧非經意之文徐晃之解樊圍一時奇功而惟存一令亦安得謂之倫詳也序張遼合肥許褚潼關差勝耳

任城陳蕭王傳　三王以母弟故別爲一卷後卷以母貴賤爲次其猶春秋之教歟

陳思王植於是以罪誅修植益不自安　注採典畧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按自得佳麗則受彈者之益傳之後世但以佳麗見稱亦誰知因改定而佳麗乎今人多誤會佳麗文選作佳惡亦未為大遠本意不解讀者何緣憒憒也

注世語曰修年二十五至修遂以交搆賜死　世語所言皆鄙淺兒戲不足信

其年改封鄄城侯　注採魏畧云云按魏畧所載皆規

撫前史梁孝王事而忘其失實而臣敢陳聞于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　于時人民稀少東西並奮饋輸是憂若屢喪敗䰟將不復能支且植自料才武猶不後于眞休故懇懇求試誠不忍爲秦越之視也

初植登魚山　魚山即吾山

鄧哀王冲傳時孫權曾致巨象至即施行焉　孫策以建安五年死時孫權初統事至建安十五年權遣步隲

爲交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此後或能致巨象而倉舒已于建安十三年前死矣知此事之妄飾也置船刻水疑筭術中本有此法能改齋漫錄引符子所載燕昭王大豕命水官浮舟而量之事

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　倉舒之死正在軍敗赤壁之年故尤憤不擇音

中山恭王衮傳太和二年就國至習爲家人之事　衮保身之符勝于陳思也

王粲傳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恒典之　以此獨爲粲立傳

自潁川邯鄲淳　注採魏畧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按世傳魏正始中所立一字石經乃邯鄲淳書自漢獻帝初平元年庚子至曹魏邵陵厲公正始元年庚申已五十一年使子叔以弱冠避難荊土已應七十餘安得精力猶辦書七經于石也

繁欽　注採典畧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

按記下疑有脱文當是薛訪車子喉轉能與笳同音事而注脱其文也

瑪子籍　注採魏氏春秋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按司馬昭謂嗣宗至慎在李通傳注中

呉質　注採世語曰魏王嘗出征至而誠心不及也按此鄙妄不足信

劉劭傳受詔集五經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覧　類書疑以皇覧為祖按楊俊傳注中所引魏畧皇覧凡四十餘

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乃王象一人撰集與此互興

韋誕　注採文章叙錄覬孫恒撰四體書勢至然殊不及文舒也按古人論書者惟巨山獨尋其原留意此藝當背誦之此書學之經也故右軍之傳自衛氏

杜摯　注採文章叙錄儉荅曰鳳鳥翔京邑至卒于秘書按儉雖敗滅要是曹氏死臣詩以言志固不碌碌也不得遷者摯之命非儉過　比興經緯亦非晉以下所

及

注臣松之按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康疑是孟康

孟康郭后外屬始仕見輕晚爲良二千石又冀部安平人當時自有胡康也

傅嘏傳晏等遂與嘏不平至爲河南尹　嘏亦一時之良然以不平免官之故自此遂爲司馬氏腹心于義有所晻矣特功名之士稍循幅尺者耳

注採傅子曰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容　按劉馥傳載

劉靖爲河南尹初如碎密終于百姓便之則靜當爲靖也

注然持法有恒至吏民久而後安之　曽更內職則舉動必與鋒鋭悍吏急名喜事者不同

惟進軍大佃至此軍之急務也　此雜耕渭濵爲蠶食伺利之上策也先儒謂武侯三年不死可以取魏即蘭石之言耳

蝦議以爲淮海非賊輕行之路至恪自并兵來向淮南

耳　若使習于海道則亦當有其脩矣此又不可執蘭石之料呉謂後來永無其事

蝦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　注臣松之云云按實由愛憎耳然其論三士者不惟取友之鑒亦時當以之自省自箴也

評傳蝦用才達顯云　注臣松之云云按陳評未為失傳鍊達見成敗耳

桓階傳遷趙郡太守　水經注引長沙耆舊傳稱桓階

爲趙郡太守嘗有遺囊粟于路者行人掛囊粟于樹莫敢取之

陳羣傳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于仁恩者至而輕人軀命也　陳鴻臚之論原于班固刑法志

泰景元元年薨　注採魏氏春秋云云按請誅賈充蓋非實錄元伯說曹爽自歸者也使持忠入地咸熙之封不及温矣

徐宣傳帝船回倒　回即桅也古字通耳

盧毓傳與等見收太傅司馬宣王使毓行司隷校尉治其獄　子家議論平易確切一時之良特以與何畢相左遂爲司馬氏所用有愧于子幹之抗卓矣

和洽傳轉爲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　陽士嘗非毛崔過崇節儉之弊而處身清約此爲深識治體而非立異同之論以苟便已私者也

杜襲傳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　先徙八萬餘口蓋知此地之難與蜀爭

豫爲之所也

趙儼傳　注臣松之按魏武紀云云按陽焚之而密使人搜閱既安反側又審情僞操多猜或有是

今賊圍素固至破賊必矣　敵方乘勝若督促解圍士衆豫怯輕動而敗即後至者望風奔北不能禦寇矣晃之成功頼儼能見兵勢也

今羽已孤迸至將生患于我矣　羽存則兩疲羽亡則劉孫連兵不解爲魏利皆甚大也況羽士衆尚盛又無

歸路若急追之人皆致死我新勝而驕又自戰其地必喪前勞萬一大衂方生他變昔黄池之役晉甘爲吳所先正慮此也謂權攺虞而生患於我乃儼之巧詞

裴潛傳太祖次摩陂嘆其軍陳齊整　摩陂之役蓋集數州之衆以解二城之圍亦勍矣哉

崔林傳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至以此爲寄　注採魏名臣奏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按不更州郡者不可使處内不歷近職

者不可使處外此有深旨

孫禮傳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詞訟　縱不得真獄可折矣此解結之術也

評柔保官二十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于茲為疚矣　高柔為廷尉二十三年此得人久任之方未可因末路難退并致譏也

辛毗傳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　千古拒諫根柢在此一語

楊阜傳使楊昂殺刺史太守　趙使楊昂者欲以堅張魯之助

阜常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褎袖　褎袖古今字少章疑下一字衍尋宋書五行志果然帽上宋書有繡字

高堂隆傳　升平學行不減劉子政

今興宮室起凌霄闕而鵲巢之至斯乃上天之戒也

高堂本以師傅舊恩素所敬信又明帝雖從而不改亦與狠愎惡直者殊使當日身領太史遇災隱默豈不為

張禹之續乎

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至亦不遠矣　詞意周至是儒者語　備當作禪

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至主者具爲設課試之法　魏世去漢未遠猶有此舉

滿寵傳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　注臣松之以爲楊公云云按世期此論無異孫氏之責高文惠也

郭淮傳太和二年蜀相諸葛亮出祁山至加建威將軍

蜀後主建興八年當魏太和四年魏延破郭淮于陽谿延傳云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而此傳諱之

王昶傳於是遷昶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

此傳亦諱東闗之敗

王基傳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至懼挫威也　魏不能一天下坐新得荆州乘勝輒進有烏林之敗耳基此論千古持勝之要未有能易之者也

嘉平以來至以求外利　此深於爲司馬氏謀者

王毋邱諸葛鄧鍾傳　諸人惟鍾會可加以逆名鄧艾有功無罪至于三賢乃心王室事連不就而典午之勢益重諸人之終即國之終也故次于此焉

王凌傳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凌　此中軍猶言禁軍不及徵調外軍故以中軍進也

廣有志尚學行　注採魏氏春秋云云按此言亦後人所增飾若曹爽執權時濟無緣有此既七族同夷濟以

恨其失信發病死矣

毋邱儉傳　漢書髙紀下注云曼邱毋邱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故知此字作毋者傳寫之誤史通中音貫是也

儉欽自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爲游兵　至項即堅守不知將何爲無必死之心失勤王之義衆銳一沮即使逃死敵國亦惡在其爲丈夫乎

注採儉欽等表賊舉國悉衆號五十萬至莫過於此

諸葛恪雖挫于新城以此表觀之亦一時之强對也

欽亡入吳　注採欽降吳表廢害二主按此表後人僞作髙貴鄉公之弑昭事也何得預言二主乎

諸葛誕傳人有所屬托至以爲襃貶　此絶屬托之一法然未若不受之於先爲尤善也使失人而後議之負敗已多矣　公休之法欲變屬托爲保任要之若此仍與中正不殊

徽爲司空誕被詔書愈恐遂反　注採魏末傳云云按

昭初代兄秉政未有恩威及人安得即言禪代哀誕之志甚充之惡者爲之也

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至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請救　儉欽猶出至項誕閉城自守專倚吳救彌爲下矣

注採世語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塼于臨湘爲孫堅立廟　立廟何事而發死者之磚乎世語之鄙淺不足信如此

三年二月破滅　注採干寶晉記云云按外圍既合士衆猥多資糧方竭誕不盡人謀則天棄之矣誕能合虛譽養死士實中情恇怯無遠畧者也假使舉淮南之衆直趨洛陽投命勤王司馬昭徵調未集勝負誠未可知耳

唐咨誕欽屠戮咨亦生禽三叛皆獲天下快焉　唐咨本非巨猾因其面縛生致并張之以爲功耳

鄧艾傳宣王善之事皆施行　事皆施行御覽作皆如

艾計下有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横石以西盡沘水沘旁脂切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田且守兼修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屯雞犬之聲阡陌相屬凡九十四字下接每東南有事云云按冊府引此亦曰鄧艾傳則悉是承祚本書後來所當刋正也

每匈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至此御邊長計也　江統郭

欽之前輒已有此先覺遠猷

恪新秉國政至此恪獲罪之日也　觀艾之料恪則知

王基之忠于司馬昭所謂撫恤上下以立根基者至言

要略也曹爽固豚犢終于必敗然不興駱谷之役則民

怨未起蜀衞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至大破之　艾

軍入死地理無反顧而瞻不知憑城持重何哉

以為可封禪為扶風王至以顯歸命之寵　并封爵皆

專自擬定宜乎譏言之得入

昔太尉王淩謀廢齊王至令祭祀不絶　王彦雲畏其為厲鄧士載憐其被冤此襲鄭人立良止之智也

艾在西時修治障塞至皆保艾所築塢焉　史家于艾有餘惜

鍾會傳鄧艾追姜維到陰平至會與緒軍向劔閣　如此則會亦預有其功但使瞻等不敗艾行危地必致飢疲維拒劔閣會莫能前迄于無功耳

若蜀以破遺民震恐至祗自族滅耳　將士思歸不肯

同反此即其婦翁策淮南事比例得之人但有智識而稍更事便不可當也

評曰王凌風節格尚至豈不謬惑耶　史家頗審輕重鍾會在蜀亦矯太后遺詔不得斷之曰叛也

方技傳華陀又有一郡守病至吐黑血數升而愈　郡守事似依托呂氏春秋文摯齊王語爲之

然君壽亦不過十年至不足故自刳裂　此最近理孟德所以果於殺佗也陳元龍三期當發竟不爲除此根

原亦所謂養吾病以自重者耳然常人多可療之疾不遇良醫則罹天枉此佗所爲可惜仁恕之人必恐此小忿爲萬民全之也

注採佗别傳又有婦人常病經年至汗燥便愈　南史中有一事又依托於此

注採文帝典論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閹豎真無事於斯術也　寺人受房術殆魏公恐爲人所窺欲轉從嚴峻學之子桓乃未喻耳

杜夔　杜公良當與王仲宣同傳不可與方技伍

管輅字公明　注採輅别傳嘗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爲務也按語似小偏然長者當如是也

直宋無忌之妖　急就篇注古有仙人宋無忌此云妖未詳又見封禪書注引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無忌蓋其人火仙也以入竈故以爲火之妖

直老鈴下耳　御覽引此語下更有公府閤有繩鈴以

傳呼鈴下吏者也當亦是裴注

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　注採輅别傳長仁言君辭雖

茂華而不實未敢之信按别傳實皆然但陳氏所引用

者不外此削去其迂蔓耳

卒年四十八　注輅别傳書不少也然而世鮮名人皆

由無才不由無書也按才由于思不思則無才

烏丸鮮卑東夷傳後鮮卑大人軻比能至不能復相扇

動矣　自冐頓屈強一時其後如檀石槐蹋頓軻比能

之興皆僅雄長北邉中國無釁人才向用彼固不能有加也劉淵以還皆中國先自敗而後乗之耳謀國之士聞一部新盛即智勇豫怯是又與兒童之見無異

義門讀書記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義門讀書記卷二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貢生臣戈廷模

義門讀書記卷二十七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三國志蜀志

劉二牧傳　二牧不從董袁群雄之例而列蜀志首非衷昭烈于割據也王者之興先有驅除評云慶鍾二主即以漢家故事明統緒所歸天祚真主即二牧猶不得以閏干耳其文則若霸國之書其義莫非天子之事遺

臣故主之思淵矣哉　序吳事則正禮不先于討逆系漢統則二牧乃冠乎興王變其例遜其詞所以待後之人自遇其旨于參錯迷謬之中故非當時所測也

劉馬扶亦求為蜀郡西部屬國都尉　注陳壽益部耆舊傳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按趙岐孟子注云孔子舉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二語必經師成語也

馬徙治緜竹　東漢益州治雒縣馬以郤儉被殺故徙

治縣竹縣竹西漢都尉所治也

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　所謂少容

蓋能久視之意後漢書作有姿色蓋范欲醜之甚其詞

耳

先主傳先主姓劉諱備至因家焉　漢書王子侯表陸

城侯貞元朔二年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

金免蓋以始封之明年爲元年也此云元狩六年少十

年矣恐誤　續漢書百官志宗正卿下注云郡國歲因

計上宗室名籍補注胡廣曰又歲一治諸王世譜差序次第故西京枝屬其後衰者猶皆可考

承等皆伏誅至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冑　魏志建安四年備殺車冑五年承等謀洩乃死表紀備據下邳亦在承死前蜀志誤也

十二年曹公南征表會表卒　曹公南征在建安十三年此上疑有脫文

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　注採江表

傳云云按江表傳欲專赤壁之功而不能掩樊口之即爲一地也

二十四年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至雖死無恨　据後注乃廣漢李朝作此文在西京亦不多得疑諸葛公潤色也

先主上言漢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至以報萬分　前一篇是西京此一篇西京氣味東京節奏

於是還治成都　還治成都當時未必懷安但與高祖

氣飲差異或以得其地不得其民故不久駐耶

章武元年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注臣松之云云

按臣子一例昭烈當日蓋以孝愍爲禰而於本生則仍光武南頓君之例此可以意推而知也

三年夏四月癸巳先主殂於永安宮　注引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按易之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勿去也故

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昭烈以此爲誡則不甚樂讀書特少年之事其後則知書之要矣　射君即射援見上表中列名

後主傳建興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　注諸葛亮集載禪三月下詔云云按此詔猶有過繁去二百餘字則愈嚴重

延熙九年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　董允亦卒于是年蜀内外之政始壞

十五年吳王孫權甍　不書吳主書吳王恐字誤

景耀元年宦人黄晧始專政　晧專政五年而國亡

六年紹良與艾相遇於雒縣　注採王隱蜀記禪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云云按蜀窮蹙至此固難以支久矣

評禮國君繼體至體理爲違　介于二寇加之南中煽動必執踰年之禮非所以係屬人心鎮撫方夏也

又國不置史至猶有未周焉　吳蜀之主雖均曰僭然

皆編年紀事于史家之例實亦紀也紀則災異當詳書而舊史闕其承傳是以作者用此自明非欲持此以詆毀葛相

注華陽國志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　陳元方鄭康成皆避地徐州而先主以建安元年領徐州牧其啟告以治亂之道在此時也

先主穆皇后傳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呉　注採漢晉春秋云云按此妄言先主定益州時諸葛公與張

趙等泝流至蜀孫夫人還吳當在建安二十年爭荆州時

諸葛亮傳好為梁父吟　蔡中郎琴頌云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武鄉之志其有取于此乎今所傳之詞蓋非其作

先主自葭萌還攻璋至成都平　兵勢已合豈得中息若議公不當泝流合規者眞迂儒俗士也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如張松法正之情固夙昔所畫亦未有逆拒不

往者耳

先主外出亮嘗鎮守成都足食足兵　當先主時但寄以蕭何之任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注採孫盛云云按此亮舜之心非同詭偽

封亮武鄉侯　十道記武鄉谷在南鄭縣孔明受封之地

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至可計日而待也　以不懈于

內任群司以忘身于外自効以修身正家納諫任人責難其主蓋此又興復之本也其真王佐之才與伊訓説命相表裏者歟

將軍向寵至優劣得所　馳驅于外可以使貪使詐故魏延可任若宿衛之選必以信行爲本也向寵居攸之等之前者寵督中部掌宿衛兵蜀小或兼攝虎賁羽林之職亦其近于君者也故先言之

於是以亮爲右將軍　注漢晉春秋使孫策坐大遂并

江東按下有脫文當是指斥孫權之語吳臣諱而削之注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按趙雲以建興七年卒散關之役乃在六年後人或据此疑此表爲僞非也以元遜傳觀之自明第此表乃劇論時勢之盡非若發漢中時所陳得以激厲士衆不妨宣洩于外失之蜀而傳之吳或伯松冩留箱篋元遜鈎致之于身後耳集不載者益明武侯之慎非由陳氏之疏若趙雲傳七年字當爲六年雲本信臣宿將箕谷失利適由兵弱既䘮雜

號將軍以明法散閼之役使其尚在必别統萬衆使復所負而不聞再出其必殁于是冬之前矣

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　注引魏氏春秋云云

按罰二十以上豈無參佐可以平之孔明雖蹇蹇夙夜不若是之不諳政體也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　葬漢中者欲後人嗣事于魏也

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　上云人傑在其子孫

之朝故耳歸之天命則仍夷之也

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至信矣　上云不戢蓋對敵國之詞此又申明其真王者之師也

喬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　公北駐漢中在建興五年元字誤思遠之生即在建興五年也詳元字當作六伯松亦以轉運之勤死于王事

關羽傳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　注採蜀記云云按蜀記語多淺妄恐不足信

馬超傳聞先主圍劉璋于成都密書請降 賴得所歸不終名為賊

趙雲傳瓚遣先主為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為先主主騎 注雲别傳云云按本傳先主為平原相時雲已隨從主騎别傳謂就袁紹雲見於鄴則在建安五年後此違反不可信者也

成都既定以雲為翊軍將軍 注雲别傳云云按雲駮議甚忠正然經國之務有諸葛公在必得其當未應反

侍武臣駁議殆家傳掠美耳其諫伐吳則又諸葛公所不能得之其主追思孝直恐散號列將非所及也別傳大抵依仿諸葛子瑜書及孫權稱尊號諸葛公不明絶其僭之義為之

軍退貶為鎮軍將軍　注雲別傳云云按諸葛賞罰之肅雲猶貶號其下安得濫賜又足以明其不然別傳類皆子孫溢美之言故承祚不取

龎統傳性好人倫勤於長養至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

乎　士元此論東漢之風流已耳欲與世教非務實不可也參取其意則足以資奬勸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有所試而誘之使竟其志勿徒以浮聲競煽斯得者多

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　注九州春秋云云按以皇極幽昧漢祚將墜較其輕重則取璋不爲非

法正傳璋既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　薄靖而不

薄李嚴是先主之所見以其虛名無實用不爲大節

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　注採孫盛云云按

艱難之初權以濟事未宜以常道論也　先主初定益

州與晉君祖宗世守之國勢殊且諸葛公方以畜配不

容許攸爲鑒也

今策淵郃才畧至時不可失也　孝直智術不下公瑾

且猶知尊獎王室非碌碌程郭惟思攀附孟德者也

許靖傳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　此靖所

以名盛一時

靖收恤親里至莫不嘆息　文休與子魚景興人物相等使處太平猶不失公望也

正禮師退術兵前進　術兵即孫策也

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至豈可具陳哉　注臣松之云云

按袁術僭盜策爲其部曲文休避地未可厚非　文休雖曰羈客然名滿八區誠畏爲袁氏僞命所汙當時誰能預計伯符絶術厥後兄弟相繼開吳咢立哉即于季

王非有君臣之分慕仰宗傑希欲歸命亦與臨難邀利殊科論者原其本末可也

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　注採山陽公載記云云按斯時稍覺悟操之將篡非復歸死國家故意故應優于劉子初也

靖雖年逾七十至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　文休一生不逾漢末名士風格求之以知幾望之以匡世誠所不暇若以諸葛公所敬而輕相毀詆亦安國輩之不自量

也

簡雍傳性簡傲跌宕至自縱適　視恃舊不度見誅者

度量相越是以當困厄而士歸之者多也

秦宓傳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　相如雖為

封禪書臨殁乃成未與諸儒共定其禮蜀士多誇往往

過實

參伐則益州分野　漢書地理志蜀系秦分統于輿鬼

東井參伐乃魏地星也此云參伐則益州分野未詳

評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承祚此書大趣簡質而獨推秦子勑之文藻異于諸傳斯則文無定體之謂耶

董和傳先主定蜀至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　董和並署李嚴並托皆所以慰蜀士大夫之心特幼宰端良正方傾邪耳若使黃公衡不因喪敗隔絶則受遺當屬斯人不傷昭烈之明矣

劉巴傳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　昭

烈初定蜀土人懐反側其加意于子初即高帝之封雍齒也

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　注採零陵先賢傳亮亦曰運籌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按子初粗有筆耳此助而張之造作劉葛之語也

注初攻劉璋至府庫充實　必無此事錢至直百豈復可以通行初得一州公私嚚然是五均之續也以張益德傳中頒賜之差觀之則聽其赴藏競取亦不然矣

董允傳以允秉心公亮 至 則戮允等以彰其慢 此疏已載孔明本傳則休昭及向寵傳中可勿重出

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 至 備員而已 既任宮省兼統宿衛孔明蓋用周公立政之言治內也 和順與公亮者相參並在左右則劑之使平徐以養成君德無睽否之憂矣

蜀人無不追思允 注臣松之云云按允事闕蜀存亡故與和傳別出

劉封傳以封爲副軍中郎將　副軍之名失之尊寵太過是以事當慎始

諸葛亮慮封剛猛至使自裁　先主無他枝葉後嗣庸弱封地處疑偪又嘗將兵一朝作難則禍生肘腋國祚方危故不得不因其罪速斷也後代如潞王從珂事可相參爲鑒

恨不用孟子度之言　注達子興爲議督軍按此則孟達家且不誅况黄公衡乎其不承信郭冲之言不虚也

彭羕傳　如永年者自可不為立傳

廖立傳昔先主不取漢中至徒失一方　此實前事之失亦當參取觀之當呂蒙襲奪三郡即與吳追好棄惡先收漢中以圖隴于時生齒殷盛錄其客戶為兵聲勢十倍也

亮表立曰至於是廢立為民　方受託付主少國疑不得不廢立以懲不恪非度之未宏也

李嚴傳　李嚴所以並當大任者既蜀土故臣宜加奬

慰又南陽人諸葛公僑客兹郡有鄉黨之分必能協規荆土歸操嚴獨西奔似有志操理民治戎幹畧亦優是故取之然自其歸降即領郡于外不共帷幄何由得其腹心昭烈用人必由試可嚴特未試之于左右周旋歷年所以猶有失也

章武二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宫至留鎮永安　武帝失之于宏羊昭烈失之于李嚴人固難知而權位相逼猜嫌易構亦事勢之常矣

部分如流趣舍罔滯正方性也　使正方胸無鱗甲則
文偉匹也
注採諸葛亮集雖十命可受况於九耶　孔明恭遜十
命之語未必出自其口諸葛氏集當以承祚叙錄者爲
正
平遣參軍狐忠　狐忠即馬忠
注採亮公文上尚書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　此
别劉巴非子初

乃廢平為民　注引諸葛亮與平子豐教云云按平既見廢豐猶在留府非公之公忠無此量也

劉琰傳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誦靈光者以宗姓隨從惟琰一人也本出魯國文考此賦自負若為已作又于侈靡中炫其風流耳

魏延傳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至一軍盡驚　拔延而益德不見望非君臣相信之深何以能然

平叱延先登曰至軍皆散　丞相之澤數十年追思不

忘況此日乎順逆一明則延雖善養士卒一叱即散矣楊儀傳往者丞相亡沒之際　至令人追悔不可復及何乃無賴自棄至此然公琰亦有以致之稍崇其祿位以答前勞不亦優乎自審不能駕馭唯勿寄以重任可耳

向朗傳亮卒後徙左將軍　朗爲左將軍時行丞相事見後主張皇后冊文中

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二十年　二十年之功何書不

可讀朗去長史已六十餘老而好學正吾儕過時者所宜師法也雖公淵之口終能以凡俗批詆邪

寵弟充歷射聲校尉尚書　注襄陽記云云按此語即漢晉春秋之所由作也　孫盛語已見魏書三少帝紀此重出

張裔傳丞相亮以爲參軍至領留府長史　既重裔幹理亦不欲但用公琰文偉署府事一府皆楚人失蜀士心也

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語頗輕薄然深悟此理即無死權之愚也豈惟長史即貴極公侯亦猶是耳戀慕外物繭然疲役不無謂乎

少與犍為楊恭友善至行義甚至　行義如此故諸葛公以貞亮死節並許之不緣季休之言遂與威公一覩

費詩傳隆崇於漢室　室當作升黄忠字也御覧作漢叔叔字草書似升字耳

由是忤指左遷部永昌從事　費詩左遷雍茂見殺固

由不宏亦其暮氣

杜瓊傳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至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子　君子好仇豈怨耦之謂師服已屬傅會後人不必恃此自喜爲知微也宋明帝之多諱皆譙叟輩啟之何關治亂興亡乎

許慈傳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　鄭氏尚書注今與易皆僅存于正義中

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　此荀文若曾與孟德言而不

暇行者

稍遷至大長秋卒　大長秋用通經之士爲之則可以修周官内宰之職

注孫盛曰蜀少人士故慈潛等並見載述　按仁篤通大經四小經三即在中土亦烏可無述

來敏傳爲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

請敏軍職而以董允領宿衛此楊洪勸留向朗之意故敏言奪我榮資也

尹默傳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畧誦述　傳寫之譌衍一方字按後漢書陳元字長孫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與范升爭立左氏學

李譔傳從司馬徽宋忠等學　司馬二人于前思潛傳則稱字欽仲傳則稱名似疎

譙周傳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　延熙元年立子璿爲皇太子至八年冬蔣琬始卒然則自琬之存後主

已荒縱矣故傳于建興十四年大書至湔看汶水旬日而還識其不恤國事盤游于外自此始也傷大臣不能正書以示譏後不書者不可諫則不足譏也

若至南方外當拒敵至誠恐丕彤之言復信于今此所料皆是奔南亦歸于亡不若以此勸之死守君臣共殉社稷不亦為四百年之光乎丕彤之言世祖從之以破邯鄲豈從之以降王郎何周之昧于義而愚于術必使其主蹈軹道之轍也

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　此則不然但為張魯之入巴則再辱耳

於是遂從周策至周之謀也　從周之謀則蜀人免屠戮之慘故鄉邦韙之非萬世公議也

注孫盛云云　按指畫實自了了從來轉亡為存因敗為功茍有可資務盡人事則事機俄返此非書生事外作好語也然而能為此者必其君之有志者也公嗣非所及也時群臣但以恐不受降為難則退次東鄙亦無

可俱達之臣矣

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　元彥之去承祚遠矣此十字皆裴注之文

評注採張璠云云　張璠識陋旨迂注家何以取諸

黃權傳權閉城堅守至先主假權偏軍　先主獎拔公衡故霍弋羅憲皆不失事君之禮

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注採蜀記云云　按凡取精多用物宏者皆應天象太白入

太微中而漢兵誅莽不害爲僭盜也公衡一時遜詞耳 宋書天文志云按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黃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宜是入太微

崇帥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崇死國此劉葛推誠之效也

李恢傳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 觀此傳及馬忠張嶷二傳中皆有南夷復反事蓋雖諸葛公猶不能要

其終不反也

蔣琬傳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　自反必期于當理此伊傅之心非獨寬厚

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　此即黄公衡所諫先主者衆論不爲非也

以凉州胡塞之要至赴之不難　按蜀本僻在一隅必圖闗中則義聲可以震動天下若能克敵則洛陽皆有勴勦之勢今入羌圖隴借使挫之末爲壞其心腹中原

念舊者漸無所繫屬矣昔三郡常反應王師而丞相不速行赴利蓋不欲舉我之全力顧用于彼之偏師魏延入羌蓋聊欲掩其不備斷賊右臂仍不階此爲進取雖勝敵而不再往也維先琬繼所規則小矣雜耕跨渭遺蹟未遠若之何計止于畧民廣境與東吳之士共矜邊角之勢也哉雖然君子猶有取焉畀乎蹈丞相所料坐而待亡者也

費禕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　仲謀氣象無畀子

桓雖昭烈猶不免以諸毛遶涿取侮豈漢末風氣使然
辛有百年之歎亦徵見魄兆耶
姜維傳維自以練西方風俗 至 與其兵不過萬人 欲
斷隴則當及曹爽初誅衆志二三未遑外事之時文偉
身駐漢川以牽關中之救伯約以萬衆招誘羌胡披割
西鄙過相裁制又失事機元遜輕舉于東文偉坐待于
西皆若天之假助典午以成其奸者可長太息
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 此功若在秦川不亦

偉哉吳殷禮言於仲謀曰民疲威消時往力竭不能不相為惜此小用也

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　此胡濟又一人非胡偉度

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　鄧艾得自隴右赴關中之急故丞相以間擊破貫郭也

六年維表後主至啟後主寢其事而群臣不知　此容表而不關尚書故思遠不能力爭伯約不貽思遠書言

其事者當以素非同心故耶

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　注臣松之以爲殺會復蜀不爲難矣按殺會易復蜀難華陽國志載王崇論曰維徒能謀一會不慮窮兵十萬難爲制御評然猶未盡治小之宜至而可屢擾乎哉　此皆承祚在晉之遜詞裴注駁之或未喻其旨也　宮中府中理民治戎立國一不可闕今伯約孤立後主昏蔽其本已搖加之政刑非昔不能使民忘其敗上邽之役甚于街

亭伯約但知前人裁制之過不知失文偉之助亦不復可以有爲此誠志士爲之深悲者也　蜀事以葛始以姜終十卷實相首尾其末卷則特爲楊戲之贊而設也

蜀都賦云匪葛匪姜疇能是恤

宗預傳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　永安益守則圖闕中者力又減矣此劉葛所以優與吳盟然斯時公琰未有遠名于事勢宜然

楊戲傳維外寛内忌意不能堪　伯約于此不及公琰

遠矣

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是以記之於左　承祚身入晉室奉命修史彼自謂三禪相承同符舜禹不得不以魏爲正乃于蜀書之末記文然之贊假託網羅散軼陰著中漢季漢皇統斯在躋蜀于曹氏之上大書贊昭烈皇帝則已之所述曰先主傳者明其遜詞實以文然所贊代巳序傳也張茂先能譚史漢而爲承祚所面欺千載以下吾猶取其區區

乃心辨正閏戀眞舊也

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詞下注中凡引他書者皆裴注卷末所採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亦然

麋芳士仁郝普潘濬　四子叛臣故獨書名　傷天下三分不歸一統始於荆州失關侯敗故以三叛人終之并及郝普者呂蒙襲奪南三郡荆吳之釁所由成也畧孟達而專言此意有所寓矣　關羽傳作傳士仁而贊

止曰士仁則其人姓士傅字行也

評楊戲商畧意在不群　意在不群承祚自譽信乎其不群也

義門讀書記卷二十七